

〈聖士提反堂的承傳與轉變〉

受訪者：葉錦輝牧師 (下稱「葉」)

訪問日期：2013年10月24日

訪：你未正式入嚟聖士提反堂任職之前，你對我哋呢個堂有啲咩印象？或者，接觸完之後有冇咩轉變，或者諗法唔同咗？

葉：我哋牧師調人就係主教決定嘅。咁就其實我係香港教區 (或者港島教區)，我都覺得聖士提反堂係一個好全備嘅教堂㗎啦，再加上個歷史個個背景，同埋佢不孬都係牧師嘅團隊裏面，基本上都係好強嘅。譬如好多時都有兩個助理，一個主任牧師嘅兩個助理咁，所以不孬個領導都好強。依家教區嘅層面，好多時都見到聖士提反堂嘅青年人，或者其他各方面嘅唔同事奉嘅人出嚟參與，佢哋參與都係擔當領導角色嘅。

譬如教會活動可能係青年嘅福音營咁，可能做總幹事啊或者組長啊、表演啊，個啲咁。或者做福音晚會個啲，好多時都見到聖士提反堂嘅弟兄姊妹。所以我對聖士提反堂嘅印象已經好強，同埋好深。再加上聽講佢哋都好着重信徒嘅培育，同埋傳福音嘅熱誠，所以覺得嘅我哋咁多堂當中係裏面嘅大哥或者表表者。

直至到 2009 年大主教就派我嚟呢度嘅時候，依家都差唔多做咗四年，同我開頭接觸或者嘅想法都不謀而合，真係好似我開頭接觸嘅聖士提反堂，就正正係我依家侍奉緊嘅聖士提反堂。我今日嘅經驗，就係比我想中要發展嘅空間，同埋教友嘅參與程度，係比我想像之中更加大，同更加深。佢個個對聖經嘅研讀、信徒對聖經嘅栽培係好強，所以固然之有啲信徒自己會去進修，啲神學或者聖經個個研究裏面進修一自發嘅進修啦，然後返嚟就會係教會裏面去奉獻自己啲呢一方面嘅培育工作。所以嘅某一個程度嚟講，佢哋係從呢個主日學開始，從小朋友開始已經可以見到佢哋嘅培育，嘅制度同埋個方向，係相當之全面㗎喇。

訪：即係，你嘅意思係話，近年興起個個查經班...

葉：唔係，個查經班好耐㗎喇！個查經班照我知就已經係好多年喇。邊一年開始我就唔知道，但係呢個已經差唔多係成為咗呢度十幾廿年嘅一個傳道培育嘅一個模式，特別係主日嘅兩堂中間嘅查經聚會，已經成為咗佢哋嘅培育嘅模式。其他教會個啲就可能係後加嘅，而呢到嘅主日嘅查經班，咁多嘅查經班已經係自己嘅一個模式喇。

訪：作為聖公會第一間嘅華人教會有近 150 年嘅歷史，你自己認為聖士提反堂嘅使命定位，或者轉變呢個使命嘅過程，有咩特色呢？或者當你做咗主任之後，你認為呢啲歷史傳統點樣影響你嘅領導呢？可能係包袱㗎嘅。

葉：當然啦，如果我未做呢間堂嘅主任牧師個陣時呢，我就基本上唔會思想聖士提反堂嘅定位同埋轉變，因為對我有乜關係，亦都有位份去諗，亦都有機會去諗。依家做咗主任牧師之後呢，就從過去、現在、將來呢三個嘅時空呢就去諗啦。咁就更加好啲，適值依家就編寫本堂史，咁就更加精彩。

依家呢你見到我呢邊咪擺晒咁多堂刊嘅度嘅，其實啲堂刊就係聖士提反堂歷年出嘅堂刊嚟嘅。即係由可能係成立 50 年至到依家 150 年嘅堂刊嚟嘅。當然佢唔係年年出，不過多數都係 5 年啦、10 年啦、就出一本嚟喇。咁又點解會擺晒嘅度呢？就係因為我嚟嘅時候呢，我就第一樣嘅功課呢，就係睇佢個堂刊，因為堂刊裏面就有佢嘅堂史啊。雖然有啲係概述，有啲係簡史，但我都要知道呢間禮拜堂嘅歷史嘛，同埋過去出現過咩人物、做過啲咩工作，同埋你要認吓啲教友 — 呢個好重要。從我睇完之後呢，再加上今年開始，即係啊 Christine 你幫我哋寫今日嘅堂史，同埋加上 Philip Wickeri 要我哋寫一份歷史概述俾佢哋。我就比較認真啲，用咗啲時間去寫，搵吓以前啲歷史，寫吓又搵吓，不同嘅對比。你曾經都寫過一個概述嚟嘛，咁就會對比下，就發覺原來呢啲堂刊裏面嘅資料係有錯誤嘅。特別係潘乃昭牧師呢，就係一篇文章裏面寫過，話我哋有兩方面嘅，一方面呢，就我哋嗰陣時啲堂刊就好少提嗰啲西籍嘅牧師，一提呢就提鍾仁立嚟喇，唔知點解呢，對西籍嘅牧師呢，就唔係好多記載，可能就得個名嘅啫，同埋年份，就係咁多。咁佢就覺得有啲不足啦，因為佢哋都做咗好多年嚟啦，嘅度由 1865 年，其實鍾仁立都去到差唔多 192 幾年啦。即係話呢，即係呢一班西籍嘅牧師呢，其實帶領住聖士提反堂都幾廿年嘅歷史嚟啦。從呢個荷李活道，就搬來呢度，咁就可想而知呢，佢哋都唔短日子嚟啦喎，但係我哋就記載好少。唔知係咪因為有歷史、有資料就有得寫啦咁。你再寫落去呢就發覺呢，係有好多早期資料係錯喇，譬如史密夫主教一早已經唔嘅度，又點會同你行祝聖禮呢？

諸如此類呢啲啦，咁就係我概述嗰度呢，就再嘗試糾正啦咁。我唔敢話糾正以前啲牧師佢寫嗰啲，只不過將個事實寫返啱佢。咁我呢，就寫寫寫，同你嗰啲對比，依家咁樣睇呢，睇到真係好似睇緊一個錄影帶咁。對聖士提反堂個歷史就加深咗啲了解啦，即係，唔係你寫嘅嘢，你唔會咁認識嚟嘛。咁就越寫就覺得越精彩。唔係自己寫得精彩，係個歷史精彩啊。發現呢，佢裏面好多人付出好多，為教會做咗好多嘅嘢，為教會呢，即係為上帝、為天國做咗好多嘅嘢。

其實個堂史呢就有乜點再提，不過，可能我點寫法都好呢，其實有好多呢我都係 Miss 咗嘅，因為我搵唔到一啲關於佢嘅香港裏面唯一嘅教會促成一個廢除婢女嘅運動，只係聖士提反堂有份參與嗰陣嘅牧師。我只係搵到一張相啫，但係裏面嘅內容係點呢，我就不得而知啦。

仲有，除咗廢除[婢女]呢個運動之外，當年呢聖士提反堂就係有份成立依家華人基督教聯會，係其中四間堂裏面其中一間堂，佢係有份去成立嘅。但係呢，呢個歷史嘅堂述裏面都有寫，而我覺得呢兩樣嘢好緊要。呢兩樣嘢都係為香港基督教做咗好重要嘅工作，成立咗一個聯繫、團結成個華人基督教教會嘅一個結構。依家睇吓華人基督教會發展成今時今日嘅地步，某個程度係當年聖士提反堂有份去建立，不過依家有乜人提嘅，都有乜人知，咁就真係好可惜啦。

第二就係嗰個[反]畜婢運動，對於一個堂會嘅力量，當時可以參與嘅一個咁大嘅社會 issue 裏面，實在係好唔簡單。不過可惜我就有咁嘅時間，同埋咁嘅資料，去就兩方面可以寫多啲嘅個堂史裏面。如果將來搵到啲資料呢，我哋加返上去嗰個概述嗰度，提返兩段都好呀！所以從嗰個歷史發展裏面可以睇到聖士提反堂嘅過去呢已經無論嘅教會、嘅宣教啦、嘅牧養、同埋社會嘅角色裏面呢，係已經承擔咗一個好重嘅使命，係有一個好大嘅異象。咁啲過往嘅牧者啊，同埋嗰啲教友，已經係好積極咁樣承擔呢個

異象。有可能當時嘅社會都有依家咁複雜啦，嗰啲教友嘅社會好多都係具領導地位，所以就推動呢啲嘢呢，就比較容易啲都未定。

呢個當然都唔應該影響我哋今時今日 2013 年對社會、對教會、對宣教嘅熱誠嘅。唔係因為依家多咗好多教堂，或者有以前啲長者嘅社會地位咁崇高，我哋就唔做，亦都唔係咁。所以呢啲從過去俾咗我好多嘅啟迪，以至到呢我覺得我哋教會應該係繼續要承傳，我覺得好緊要。即係承傳返我哋過去嘅傳統，無論係我哋嘅遠象異象，或者係我哋教會嘅崇拜禮儀、我哋嘅文化，然後就帶到去將來，然後你先可以有一個堅穩嘅基礎去行前一步。

所以今年嘅主題都係承傳，有個要承傳愛、同埋仰望嘅意思。呢個我覺得我哋承傳過去嘅嘢，就可以推動我去走將來條路，呢個我覺得我哋好重要嘅轉變，個轉變就係先要繼承以前嘅嘢先，唔可以將佢以前嘅『過去啦，冇用啦，咁多年都唔關我事啦！』咁就唔理佢。其實好多時呢弟兄姊妹就有咁嘅錯覺，『過去嘅嘢都咁多年啦，有咩好搞呢？成日搞堂慶咁』，但冇過去又點會有現在呢？同埋睇到過去嗰啲先哲前賢點樣為教會付出，就係諗吓佢花咁多時間啊、精神啊、金錢嘅付出，我哋今日有付出咗幾多呢？都係一個好好嘅教導嚟㗎嘛。

第二呢就嗰個轉變呢，我就覺得呢個社會就嗰度變緊嘅，變得好快。社會變到唔到你唔變，即係社會急劇轉變緊，2013 年、2014 年、2015 年，可能 15 年睇返 13 年又唔同咗。所以，唔好講再遠啲啦，2014 年底呢，地鐵都去到香港大學嘅西閘啦。即係地鐵可以嚟到我哋呢度啦已經，你諗吓成個西區依家都開始翻天覆地改變啦，有幾多豪宅，幾多樓起，好多拆樓啊嗰啲。其實代表咩啫？即係代表緊啲發展商睇好呢一區，咁佢先拆樓啊、起樓啊、賣俾人㗎嘛。成個區呢都變啦，嗰啲物價或者嗰啲舖頭開始慢慢變。咁你諗吓啦，我哋啲呢一度，呢個區咁樣嘅變化，如果我哋自己嘅思維呢都唔去變呢，我哋呢遲早就會俾個社區呢係所謂「棄」咗。

問題呢就係我哋應該點樣變嘅啫，所以變就定㗎啦，唔變呢，都唔得唔變，你唔變呢就會自己俾人 marginalise 咗咁，就發揮唔到你嗰個教會嘅功能。你唔好講話你有 150 年歷史，你可能呢比起附近開咗堂十幾年嘅堂都係及唔上㗎喇。所以，呢個呢都係我哋一個好大要面對嘅挑戰。

第二個挑戰呢，其實唔到你唔變。我哋以前有幼稚園，有小學，有中學嘅。而啲學生呢、啲教友呢，即係一九六幾年嗰陣時返嚟嗰啲教友呢，依家已經成為啲中堅份子呢。好多都係幼稚園、小學、中學咁樣畢業嘅，就一條龍咁畢業入大學嘅。咁佢哋就係咁多年嘅小學、幼稚園，同埋中學嘅學習生活裏面，佢哋就返咗嚟教堂。而依家小學 2008 年已經停辦咗喇。冇咗小學啦嗰，咁你依家中學呢，就從私立嘅中學呢，就變咗津貼嘅中學。依家唯一幼稚園係真係自己辦嘅啫。咁你諗吓啦，以前小學我哋都私立嘅，我哋培養幾多人才出嚟啊。依家連小學都有埋，中間斷咗㗎喇嗰。雖然你話附近好多聖公會嘅學校呀嗰啲，你都可以做啊，唯一就係咁啦。但係中學變咗津貼呢，我哋睇到以前中學私立嗰陣時嘅水準好高嘅，但係依家資助就俾咗政府嘅教育政策改革係影響緊我哋嘅。好多時呢，都令到我哋好沮喪，無論收生啊、學生入學嗰陣嘅水準啊，都係唔係我哋控制得到。咁好啦，咁其實已經轉變緊啦，依家連中學個辦學權都唔係我哋度，個辦學權已經去咗聖公宗中學監理委員會嗰度做啦，咁變咗呢嗰個結構嘅改變...

訪：咁幾時開始㗎？

葉：呢個已經係兩三年前㗎喇，因為我哋呢，嗰啲中學呢，要轉比一間叫聖公宗中學監理委員會，咁上下啦。

訪：因為校本條例啊個啲？

葉：一來啦，二來因為債務嗰個 Liability 嘅問題、嗰個責任嘅問題。因為如果係辦學團體用聖公會個名呢，有咩事呢，我哋教會亦會牽連㗎，會好嚴重。即係，以前有咁緊要㗎，依家你有咩事呢，學校你要負責個嘢，咁咪叫做一個連環船囉。即係如果教會要承擔責任嘅時候，就變咗連環船。本來呢，一間學校出事嘅，咪會影響埋教會啦。所以就十幾年前已經係計劃呢，中學、小學、幼稚園呢，就全部設立一個不同嘅中學、或者小學、或者幼稚園嘅…監理委員會咁上下啦，去做佢嘅辦學團體，同政府做個辦學團體，就算學校有咩事都好啦，都係去到嗰間有限公司，就法理上唔會去到個教會啦。

訪：但係咁樣，對聖士提反堂曾經諗住呢度係其實一條龍服務㗎嘛…

葉：呢個唔係影響，係變化，即係變緊囉。如果你仲用返過去個模式再走落去，你咪搞唔掂、你咪失敗囉。點解呢？因為學校已經唔係自己喇，小學又有埋喇，因為學校呢去咗聖公宗嗰度管呢，其實一轉咗做資助呢，呢塊地政府已經某種程度上係同你交換㗎喇。所以第日唔做學校呢可能政府就會收返㗎喇，呢個已經唔係我哋控制到㗎喇。

咁其實已經係咪同以前好唔同呢？以前私校我哋唔做，塊地都係我哋㗎喇，我哋做第二樣嘢都得啦，但係依家變咗資助呢，就有咁嘅可能政府會收返㗎。你 Surrender 㗎，咁所以都係變得好緊要㗎，依家連嗰個辦學團體都變埋。咁講啦，不嬲都唔係聖士提反堂做辦學團體，因為辦學團體就應該係我哋另外一個 Church Body 去辦嘅，但係呢我哋主要嘅 Management 都由聖士提反堂，有個 Constitution 啊、牧師做主席啊、校監㗎嘛咁樣。但係如果依家咁樣落去呢，依家仲係有一個校本管理呢，就仲大件事，因為根據政府嗰個校本條例嘅 consultation 規定呢，嗰個校董會嘅成員有六成嘅人都係來自辦學團體，其他四成，即係其他嘅人：獨立嘅人士啦、校友會主席啦、老師代表啦、家教會代表啦，咁呢啲唔係我哋自己辦學團體入面嘅人㗎喇，咁個六成人呢，譬如話牧師，個 constitution 已經係完全 replace 㗎喇。嗰六成嘅人，可以有權呢，唔係聖士提反堂嘅人都得㗎。依家就話『不如就我哋盡量就搵返原有嗰啲人啊，辦學團體嗰啲人』，但係你唔知㗎，條文寫住唔一定㗎，咁意思即係話將來有一日呢六個都唔係聖士提反堂嘅人都得㗎。咁又點樣去影響間學校啊、點樣傳福音啊？難啊嘛，唔係話唔得，但係嗰個溝通渠道會更加困難啊咁。同一間你自己本來管理晒嘅學校，至到慢慢連嘅管理權都有埋嘅，咁係咪一個變化？一個好大嘅變化㗎喇，雖然教友呢就未必明，但你睇吓呢個變化呢，實在係衝着㗎。咁你話教會唔變呀？點可能唔變呀？出面個世界都喺度變緊，係咪？你唔好話歷史包袱啊，我就算當歷史冇包袱都好呀，我面對將來歷史嘅包袱都係一個好大嘅改變㗎。

咁好啦，你話點樣影響你嘅領導嘅方式呢？咁就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喇牧師梗係有問題啦，即係一呼百應呀、一句說話就搞掂啊，或者一句說話就大家呢，好似我哋吹雞咁呀，唔得嘍嘛。唯有喺咁嘅環境呢，我可能咪要同出面社會嘅學校多啲聯絡、多啲溝通、多啲維持良好嘅關係。搭橋，多啲嘅 connection 嘅時候，起碼我有出路同其他聖公會學校繼續做福音工作。如果唔係你咪 block 晒自己，同埋呢要讓教友明白呢個情況，係要同我並肩作戰嘅一個模式，就唔係話『咩都靠你呀牧師』。咁樣唔得個嘞，要並肩作戰，同埋大家要齊心協力去面對呢個世界嘅改變。就唔係話好似以前咁樣強勢領導『我話咁就去啦，唔到你嚟呀』咁嘅模式就變咗啦。群體牧職啦我哋，或者叫做同心協力群體牧職啦，即係每一個教友都有份嘍喇，你唔可以話『牧師搞啦，呢間教堂，你哋負責嘍嘛你咪搞囉』，唔係！個個都有份，你同我都有份嘅，呢個教會。

訪：咁，事實上你又覺得其實弟兄姊妹 ready 未嘅呢，即係呢一度嘅教會領袖？

葉：我諗都有個過渡期嘅，ready 未就好難講。因為呢，有可能有啲教友呢，要睇大家個個教會異象，如果有異象呢大家 ready 都有用啦，係咪？要睇吓有冇異象、有冇 Vision。即係大家要睇到前面要行咩路，如果大家都係覺得『我好掂嘅我哋，過去呢我哋因為大堂嚟嘅，資源又夠，又 well established 咁，我咪做返我依家佢做緊嘅嘢啦，OK 啦係咪？唔好變啦，有冇乜問題啊？幾好呀年年都有咁多人洗禮，年年都咁多人入嚟』如果咁嘅心態呢，咁咪遲早呢個世界變你都唔知發生咩事，變咗一日喇醒覺返嚟都唔知原來變咗啦。咁應該呢，大家都有個 vision，要願意呢齊心協力。虛心嘅，我哋大家要群體牧職帶領教會，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嘍，即係大家 ready 去接受呢個改變。有啲人未必 ready 嘍嘞，『咁多年，牧師啊好多年都有問題嘍嘛，呢個世界梗係咁嘍』，但我個責任就係要話俾佢聽，唔得嘍喇，依家呢個世界變得好緊要嘍，可能係你年代都有問題嘅，但下一個年代你就敞嘍喇真係。

訪：起碼，即係如果我哋話戰後聖士提反堂一個好重要嘅 vision 就係透過學校，即係去傳道服務，但其實依家個個方式又唔同咗？

葉：當然，喺我哋嘅信仰裏面一直有一樣嘢呢係不變，就係信仰啦、我哋信念啦、同埋我哋所相信嘅上帝啦，永遠不變。但係呢，你點樣去將一個訊息，呢個信念，去宣講嘅時候，或者出去承傳嘅時候呢？呢個就變呀，呢個方式呢就會變。我唔係講緊個個內容要變，個內容唔會變嘍喇，講嚟講去都係耶穌基督、救恩啦，但係你點樣去將呢樣嘢去承傳落嚟兼去宣揚呢？呢個模式呢就可能要變，個心態可能要變，唔可以可能呢就我坐喺度等人哋嚟，已經有可能。

你會遇到好多挑戰嘍嘛，有好多人對信仰嘅提問嘍嘛。你要行出去去接觸佢哋嘅時候，可能個光景好唔同嘍，佢入嚟呢就，死死氣氣咁順服你啦，係咪先？就係已經信信地嘍喇，係咪先？但係出去傳道，就已經唔同嘍喇嘞，可能真係完全唔信嘍嘞，咁你要話俾佢聽，你嘅信仰咁，呢樣嘢呢，憑上帝個個聖靈嘅能力之外，你仲憑咩呢？

所以呢真係好多嘢喺度轉變緊，唔能夠仲係話『我哋依家喺度對住香港大學』咁樣講。我哋喺香港傳福音都唔係一件易事，係一件越嚟越難嘅事。譬如依家成街都係普通話，香港大學門口成街都係普通話嘅。咁你實諗到嘍嘛，好啦我哋點樣吸引呢間普

通話嘅人入嚟呢？我哋又有普通話崇拜嘞，我哋又有普通話嘅活動，咁你叫佢哋點入嚟呀？呢個咪變囉，環境變咗呀嘛。

你仲係『我掂啊、我掂啊』咁，依家梗係掂啦，你同啲聖公會學校仲有關連，咁啲啲 couples 上嚟，擺下 5 分，咁佢咪嚟啦。咁當中都做到啲嘢嘅，但係當中如果連你呢個條件都有埋嘅話呢，其實你都係要面對一個好大嘅影響挑戰。所以係影響緊嘅，影響得好緊要。

訪：咁如果你話即係你哋嘅聖士提反堂嘅使命，嗰個 outreach，其實個 outreach 嘅方向係點樣呢？即係，係咪落去第三條就係同西南聯區嗰個發展有關係啊，定係仲會唔會有其他想像呢？

葉：其實西南聯區呢個發展呢都係有關係嘍，有好大關係添，因為是 2006 年嗰陣時大主教一落嚟呢就話想我哋呢三間堂就組成一個嘅所謂嘅西南聯區，英文叫 Deanery 嘅概念。係聖公會裏面呢唔係好特別嘅啫，其實好常見嘅，但係係我哋香港呢就比較少見啲嘅。即係幾間堂一個 area 組成一個聯區，用嚟服侍嗰度嘅人同埋傳福音。好處就係可以集中三間堂嘅力量同資源啦去做嗰個區，因為可能你靠一間堂，未必達得到嗰個目的，又未必有咁嘅力量。咁樣如果我哋三間堂一齊呢就有咁嘅目的，有咁嘅力量，可以達得到啦，因為有時資源共享啊，互相配搭啊。咁當然我哋依家離呢個目標仲有一個距離啦，但係起碼我哋都叫做形式上、係個模式上呢，我哋都成立咗個 deanery。

好簡單啫，譬如依家西環變得咁緊要，第日呢可能通咗地鐵就仲緊要添。如果你話靠聖路加堂一間堂面對，有咁大嘅轉變，咁其實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嚟嘍，甚至乎佢力量未必可以做得咁好添。咁佢做唔到咁點呢？佢做唔到咪可能要靠我哋聖士提反堂或者靠聖提摩太堂同佢一齊做呢樣嘢啦。依家工作都係嘍，探訪西區嘅長者咁，咁我哋聖士提反堂啊、聖提摩太同埋佢哋一齊探啦。如果靠佢哋聖路加堂嘅弟兄姊妹呢，可能唔夠人手去探，咁我哋咪可以達到個目的囉，即係咁上下類似嘅嘢，都係導致到組成西南聯區呢個咁重要嘅一個 deanery 咁解啫。

所以係 2013 年 1 月呢，我就同幾個牧師呢，就 draft 咗一個西南聯區嘅挑戰與使命嘅藍圖。咁就俾我哋西南聯區將來呢，係各方面個定位呢…要做啲乜嘢…咁你…就以致到我哋…可以加強我哋嘅事工，同埋我哋嘅異象咁。譬如，如果…我哋睇到啦…就算係我哋中學、小學、幼稚園呀…我哋都咁多間…你話靠一間[堂]點做呢？冇得做啦。但係依家我哋三間一齊做呢，就起碼我哋都叫掂到啊。以前可能掂都掂唔到啊，依家你都掂到佢啦，呢個咪我哋西南聯區嗰個特別嘅地方、群體領導嘅地方。

但係以前就好難嘍，以前你自己呢，就做死你。同埋有時啲地方唔係咁平均嘍嘛，可能啲機構就係我嗰度好多，係你嗰度就好少，咁你幫下我囉，即係咁嘍咋嘛。嗰個聯區裏面，都係同呢個嘅聯區個發展好有關係。過程中係有困難嘅，都有啲限制嘅，因為困難呢就係教友有可能仍然都係嗰本堂化嗰個意識呀，仍然都係好保留，即係成日都話『我自己間堂』，就未必話諗到成個聯區或者諗到一個大家都係溝埋咁解，都未必去到呢個地步。所以係我報告嗰度都講到呢，就有得有失嘅。失嘅呢就係嗰個我哋嘅形象唔係好鮮明…聯區形象唔係鮮明，有啲教友就覺得呢，聯區嘅嘢呢好似啲額外工作咁，『我已經做咗禮拜堂嘅嘢啦，你仲整個聯區出嚟，咪又係叫我做多啲嘢？

有冇搞錯啊！』咁。都仲要使錢啲，咁都係一個好大嘅困難啊，咁個堂區主義呢…都係比較難，影響咗我哋個落實，係咪可以切實咁合併到三間堂，咁亦都因為教友本身佢哋個教會文化已經咁耐啦，咁未必可以接受得到。咁變咗依家都係三間堂合作形式去 run 呢個聯區咁。

訪：咁會唔會即係都因為可能牧者…或者係教友…都會關心，就係究竟個身份會唔會係大家好疑惑？究竟佢係一個聖士提反堂嘅人啊，你係一個聯區嘅人啊，定係一個仲要參加教省嘅活動，即係咁多層次咁點定位佢自己呢？

葉：你講得好好呀，咁呢個都係我哋聖公會教友嘅一個身份嘅一個模糊嘅危機嚟嘅，譬如我話聖路加、聖提摩太，佢哋就有咁嚴重，因為多數我哋係洗禮個堂嘅本位嚟啫。譬如我哋呢間堂洗禮，我哋就覺得我哋嘅身份就係呢間堂嘅教友，譬如話你講到教區啊或者聯區啊、教省呀，呢啲就我哋教友只係會看為你一個教會個制度嘅架構嘅設定啫。咁你可以唔參加嚟嘛，你可以唔去嚟嘛，咁同埋呢…你可以去可以唔去。我去嘅時候都係當我係聖士提反堂嘅教友參與咋嘛，我唔會當係我一個教區嘅人或者教省[嘅]人參與，咁我個身分仍然係聖士提反堂嘅教友嚟嘅，唔會話我係西南聯區教友，因為西南聯區對我哋嚟講只係一個工作或者事奉嘅模式，就唔係一個實體嚟嘅。只不過有嘢做，喺個模式裏面就有個叫西南聯區咁解啫，就唔係一個機構叫西南聯區，咁 identity 就唔會太大影響囉。咁你係你自己覺得咋嘛，但係佢覺得有問題，佢覺得我仍然係聖士提反堂教友，呢個先係我哋嘅本位，亦都因為呢個意識影響到佢哋嘅投入感，因為始終覺得係我以外嘅嘢呀嘛，我去又得，唔去又得，唔係必要嚟嘛，除非你將佢 combine 咗佢啫。

訪：但係同開頭想搞嘅理想會唔會有啲唔同呢？因為開頭嘅時候，想喺架構上高，都有個所謂整合？

葉：開頭都唔話去到咁遠嘅，開頭只係想喺個合作模式上邊呢，就去得遠啲。即係大家呢就係資源共用啊…彼此配搭啊…牧師同一個 Office 咁樣，但係就唔係真係將佢哋 merge up 三間堂，都唔係咁樣。但係當你洗禮…婚禮呀…牧師嘅聖餐啊…咁都希望啲崇拜都可以 merge 埋一齊。我要去佢個度，佢又嚟我度，但係當你真係去到 run 嘅時候呢，就發覺現實同理想始終都係爭個距離嘅。諗住係咁但係其實 run 出嚟呢，你有殼但無餡。譬如你聯區嘅 Office，你個牌寫著 Office，但係唔代表三個牧師都喺度做嘢嚟啲，因為佢嘅牧區都有佢 Office 嚟嘛。咁佢會留低嚟自己嘅 Office 做咩，定係去聯區個 Office 做呢？如果我經過我咪嚟坐吓囉，我咪當擺嘢囉，但係我真係做嘢嘅話，我需要我都返自己禮拜堂做啦。即係變咗有其名呢，就有其實。呢個都係咁多年來呢，做落嚟發現嘅問題。

咁有啲嘢你可以夾到嘅，譬如話我搵個幹事，咪做晒呢三間堂嘅數。咁呢啲技術性嘅嘢唔係問題，呢啲好容易嘅啫，但係呢我哋資源共享啊，係咪三間堂嘅數大家撈埋一齊呢？啲奉獻係咪走埋一齊呢？又唔係啲，又個個自己計個啲。咁就變咗咩資源共享啫？你唔係資源共享，你資源你享，我資源我享啦。

訪：咁你話譬如洗禮班咁樣，就開一班嘅啫。

葉：依家呢幾年先係啫，以前都唔係嘍嘛。呢幾年我哋就將佢合理一齊開，以前都唔係，自己搞嘍咋嘛，都係自己堂自己搞咋嘛，後尾我就提議三間堂一齊上一個咁嘅洗禮班嘅啫。

但係真係落實做嘢就唔係咁易囉，譬如我哋好多堂呀嘅活動呢，都係講想係西南聯區，我哋嘅崇拜都係西南聯區，但係問題就係教友佢…好似我哋話齋…佢覺得呢樣嘢好似額外。所以譬如話我哋出席人數唔多…我都做咗啲人數嘅表呢…呢啲係聯區好 typical 嘅活動，年年都有嘍喇。咁你諗吓…崇拜啊啲啲呢，你出席嘅人數二百幾、二百幾、一百六十幾。如果你講緊三間堂嘅話呢，你點止咁少人數啊，我哋聖士提反堂自己出都唔止啦，我哋自己主日崇拜都 400 人呀。咁其他啲啲堂啲啲去晒邊呢？自己人都唔係咁多嘍喇，因為佢覺得你個西南聯區，唔係你自己聖士提反堂嘅一個 service 呀嘛。咁你諗吓…有啲人會覺得額外嘅，有啲人覺得西南聯區意識唔係咁強，佢咪當做嘢嘅時候係一個模式，唔係太過實體囉，或者當一個額外嘅嘢囉。

所以做起上嚟都係有啲困難。點繼續走落去呢？我都仍然係覺得樂觀嘅。不過呢就一定要繼續思想下，可能有啲位呢未必可以解決得到。譬如佢堂會自己嘅堂區主義啦，或者教友對西南聯區啲個角色呢仍然係覺得模糊啊…唔係咁清晰啊，即係仍然都係覺得未必有共鳴啊咁樣，即係佢覺得自己堂已經咁多嘢搞啦，仲搞呢個嘢？咁咪辛苦囉，即係『點解你無咗咗三間堂要走埋一齊搞個西南聯區呢？』咁大主教之前就係覺得有個西南聯區會好就係真係有名有份，或者係一個接近有咁嘅組織，起碼你都容易召集啊…或者係商議啊…咁樣囉。我哋嘅架構有晒嘍，即係又有三堂嘅聯合牧養專責委員會，不過再落啲，再落到去教友個層面呢，真係比較弱啲喇，上面嘅層面 OK 嘅…牧師呀…三堂嘅聯繫啊…OK，但係落到教友嘅層面、參與嘅層面呢…就慘啦，呢個就係我哋要探索點解嘅原因。

訪：會唔會係因為呢個構思都係源於開始嘅時候都係因為牧者人手 limit 啦，所以係一個由上而下嘅一個發展方式呢？

葉：都可能最初都係想諗住解決牧者人手個個問題唔足夠，因為要兩間堂嘅牧者過嚟幫手，咁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咁我嚟之前已經有嘍喇嘛，咁我諗我睇返 minutes 呢，都係大主教都好想呢三間堂走埋一齊，起碼都可以發揮到佢哋嘅合作同埋資源分配啲樣嘢，你真係如果…譬如路加堂嘅西環…真係啲個工場咁大，對佢嚟講，佢又真係好似應付唔嚟呀嘛。譬如我哋…我哋呢度咁…我哋做嚟做去都係呢個區嘅啫。我行遠啲，都未必方便。但係有西南聯區就唔係嘍，我個範圍可以廣泛好多…可以去到華富邨…再去南區都得。咁起碼我哋就覺得，我唔係做埋提摩太啲份啲，因為 suppose 提摩太啲南區呀嘛，我唔係做埋啲份啲，我哋大家三堂去做啫。咁你就係對問問堂嘅遠象嚟講都係好嘅，但係落到去教友嘅層面呢就可能覺得係負擔囉，或者係未必咁認同呀咁樣囉。

訪：如果係咁，咁西南聯區嘅聖士提反堂嘅本位來講呢，支援西南聯區嘅工作咁，我哋係擺多啲呢，定係 give 多啲呢？

葉：呢個問題就尷尬啲，當然你話邊個擺多擺少呢，對唔同嘅教會都有唔同嘅反應嘅。不過呢我諗我都好坦白嘅…對其他嘅堂嘅弟兄姊妹講…同我哋自己禮拜堂嘅弟兄姊妹講，其實就無可否認聖士提反堂係一個資源多…同係一間大堂…各方面資源人力

多嘅一間堂，咁我哋呢有份係同其他兩個比較細嘅兄弟去同佢哋一齊攜手做一啲嘢，都係一個開心嘅事，好 honour 嘅事，我哋付出亦都唔算係乜嘢。

即係我哋呢個換物嘉年華籌到嘅錢過去好多年，都有成四五年嘅錢都係撥晒去西南聯區，咁其實西南聯區啲錢係邊度嚟呀？你請人嚟嘛，都有使費，咁啲錢都係係聖士提反堂呢度換物嘉年華會撥過去。聖士提反堂以前換物嘉年華呢筆錢呢，其實都係我哋自己會撥返去建堂捐個度嚟嘛，即係作為禮拜堂嘅維修保養也好啊…其他嘅特別事工啊咁樣。

咁我哋堂啲牧區議員都算係相當之支持嚟喇，咁呢筆錢都通過撥咗俾佢哋。咁我哋某方面咪聖士提反堂去付出囉。咁付出邊個多啲呢？當然我哋唔係咁比較，但係身為大堂我覺得呢個係必然嘅事，你有能力咪出多啲囉。咁我諗大主教都有咁嘅意思嘅，因為我寫個報告都係咁嘅意思，即係係一個聯區裏面，有啲堂呢係開着個火車頭去帶動其他堂啦，唔係等人帶你嚟嘛。咁你做火車頭你咪拖住其他兩卡車咁囉，咁呢個[係]一個好自然嘅事嚟嘅啫，亦都係你本份可以做得得到，你係咪應該做囉。

所以 deanery 裏面呢基本上都會有一間比較大啲嘅堂，就係帶住其他啲啲堂，或者係資源呀…係人力個度呢幫手咁，你先好似一個火車咁樣去嚟嘛。如果唔係邊個做帶領邊個，做火車動力啲？就唔係自己一個大堂做囉，咁先可以推動到個 deanery 嘅工作嚟嘛。

訪：如果依家西南聯區 deanery 呢個合作方式，如果係香港嘅聖公會嘅教省又好，或者係香港島嘅教區嘅發展嚟講，你覺得有啲乜嘢意思，或者有啲咩深遠影響呢？

葉：其實大主教就對我哋有啲期望嘅，就希望我哋能夠做到個個嘅示範作用。我哋唔好話絕對成功啦，即係我哋能夠做啲成績出嚟啦，佢都想係東區啊或者中區啊個度推動嘅。或者讓其他教區去睇睇，即係如果…譬如東區…又可以三間堂聯合啦…中環又可以啦…咁樣。咁就好似有一間大堂去牽動…去帶領其他細堂…啲啲所謂傳道區啊咁，咁教會呢就有發展啦嘛。如果唔係你各自為政，可能你係個間堂，個間傳道區牧區裏面，邊個支援佢呢？如果撞佢個區不斷發展嘅話佢仲慘，佢自己都自顧不暇啦，咁樣有 deanery 即係個間大堂可以去分啲資源啊…或者帶啲人去支援佢…拖帶著佢哋咁去囉。咁其實呢個 idea 係相當好嘅，咁我哋希望我哋呢就可以做到一個示範作用，做到呢樣嘢。

訪：咁其實你對西南聯區佢將來，有啲咩遠象或者有啲咩諗法呢？

葉：遠象就有嚟喇，因為呢 2013 年我就寫咗一個挑戰使命啊嘛。可想而知我哋三間嘅聯區嘅精神係認同嘅，同埋個承擔呢係一定會做。咁所以先寫咗個報告俾三間堂同埋俾大主教。咁我哋牧區議會都傾過晒，我係樂觀嘅。但係樂觀之餘呢，我都覺得要審慎，就係問題唔容易囉。要推動咁多嘢呢就一啲都唔容易，不過起碼呢，我份文件呢，都讓弟兄姊妹知道有所依循，唔係話『你有咩好做呀、做啲乜嘢啊、點樣做啊？』咁咪大家去 study 下個文件囉，同埋呢文件都係個方向嚟嚟嘛，同埋我哋呢要走嘅路嘛。主要嘅原因就係我見到…東至西營盤…南至黃竹坑、鴨脷洲、海怡半島，地鐵一通，就全部變晒啦。咁你諗吓啦，我哋依家係正正係呢個區裏面，咁你話你點去面對呢一個裁決呢？呢個先係一個契機呀嘛，咁我咪拋出嚟俾大家去諗囉。如果你

唔諗呢，人哋話一通咗車之後呢...或者係一路咁發展呢...你就會遲嚟喇。你個陣時就措手不及嚟啦，好多人搬入嚟啦...已經...咁你咪有啲措手不及啦。咁係咪等人搬入嚟先啊？唔係嚟嘛。咁所以依家喺呢度...我都諗緊...我哋都同啲教友商議緊...會唔會搞個普通話崇拜，但係因為呢普通話崇拜唔係話講咁簡單，即係搞咗呢就係另外一個 congregation 嚟嘅。因為係我哋依家一個星期有兩堂崇拜，早堂同午堂嘅 congregation 都唔同嘞，咁其實兩個群體嚟喇。再加一個普通話呢，就可能第三個群體。咁我都喺度諗緊...同教友商議緊...審慎啲，同埋開咗要人哋先得嘅。或者我會用西南聯區嘅名義去搞都唔定嘅，作為一個開始啦，呢個都係 OK 嘅。

訪：其實都係另一個方向去接觸或者去為大陸嘅學者，其實都有人同我講你去個班大學生度，咪同佢哋查經囉，你咪用下啲方向係接觸佢哋，佢哋都係好需要。正如我哋去外國讀書，我哋都要搵教會落腳，即係其實佢哋亦係好多佢哋生活啊等等，喺依度適應上高都想有一啲 Backup。

葉：但我都會諗，當然啦，有一個現象係咁啦。但係個實際嘅需要係咪咁，我又喺度研究緊。點解呢？因為如果真係咁需要，點解救恩堂又有搞普通話崇拜呢？合一堂又有呢？好奇怪嘞！幾間堂都圍住呢度嚟嘞，咁佢哋冇嘞，點解呢？即係你諗到嘅嘢，佢都諗到嚟啦，冇理由諗唔到嚟嘛，係咪先。

咁我諗吓點解個啲堂唔搞呢？係咩原因呢？係咪難請人呀，定係個啲學生佢冇自己 agenda 啊咁，我都唔知呀，要搵到原因先得。如果唔係，搞到冇人嚟，咁又係死嘅。所以依家喺度諗緊...我考慮緊嘅...做啲 study 了解吓。因為大陸落嚟個啲都唔係好多，好多都唔係基督徒嚟嘅，但係你要接觸佢一定要有啲中間人，即係一啲基督徒喺裏面識得佢哋，要帶佢嚟，呢個都係一個最主要好重要嘅 point。咁你話就咁話...掛個牌出嚟話崇拜...佢都唔會理你喇，冇用嚟嘛。

訪：查經啦或者啲 Tutor 係搞啲查經班啊...

葉：冇錯啦，就係呢樣嘢，然後帶佢哋返教會咁樣囉。所以我仲諗緊，如果貿貿然搞個普通話崇拜，一來佢要搵啲普通話講得好嘅弟兄姊妹啦，二來呢就能唔能夠真係達到個目的，吸引到人過嚟崇拜呢？我都係思想緊嘅。

訪：St John's College 有冇嚟？因為我知道 Hong Kong U 就有啦，因為喺中大個邊佢哋有 chapel 嚟嘛，chapel 個 function 就係打開門嚟啦，即係大家啲教友啊，俾啲大學生咁樣，就係有個咁嘅崇拜啦。

葉：我哋依家 St John's 就有個 chapel 嘅，但係照佢講...個姊妹講呢...就係佢個崇拜就係有嘅，就冇人去嘅。第一本身 Hong Kong U St John's College 個啲就唔會去嘅。因為佢哋自己搞嘢都搞到 11 點、12 點先返嚟。咁好啦，佢哋 undergrad 嚟嚟嘛，咁 postgrad 個啲呢？就要識人先去，帶住佢啦...你帶查經啊...有一輪 warm up 呀...佢先去...咁佢就咁入嚟，[唔係]佢唔會去，咁所以都係一個難處。所以都慢慢做緊呢啲工作，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呢啲流動性好大，可能係幾年就走嚟啦。佢唔走呢，就算留低做嘢，都唔知佢喺邊度做，佢都會搬呀。所以就都係一個契機，但都係需要慢慢去諗...部署下，咁呢個都係一個遠象嚟嘅...老實講。

訪：所以係你個 proposal 都有寫 St John…?

葉：有嘍！St John 都係我哋其中一個大學嘅工作嚟㗎，聖約翰學院呀嘛。依家我哋有個姊妹喺嗰度做緊㗎。

訪：即係佢 full-time 嘅？

葉：Full-time 嘅，喺嗰度住嘅，好難做㗎大學嗰啲，都唔容易㗎。

訪：咁仲有無啲咩其他嘅意見呢？

葉：聖士提反堂真係一個好有 potential 嘅教堂嚟㗎，即係唔係話因為佢 150 年就死氣沉沉啊，好似英國有啲教堂 150 年就無晒人咁，佢成個 building 剩返個 building 咁。佢唔係，佢仍然係好有活力嘅，即係嚟到我覺得佢仲係好有活力，同埋佢仲有好多 potential 嘅。問題就係當然佢 150 年，150 年前啲人唔喺度啦，但係佢嗰個傳統…嗰個意識呢…形態呢…係好強。即係對某一樣嘢嘅意識好強，即係譬如對聖經、對靈修，或者係…對信仰嗰個一啲睇法，佢哋會嗰個意識好強。咁呢個都係佢哋一個優點，但都可能係一個弱點都未定。因為弱點就係你唔容易變囉…唔容易接受新嘅嘢啊，呢個都係一個弱點。不過咁，都唔會話有乜嘢損失嘅，所謂叫做…就算你保守啲嘅，你都唔係一定唔好，唔會死人冧樓。你保守啲咪最多慢啲咁解咋嘛，但係起碼穩陣啲。你太開放嘅，可能未必受得住…啲人。譬如依家夾 band 呀，嗰啲老人家都未頂得順，不過一年一次…由你咋嘛，一年成幾次嘅…同你死過咁滯。其實好簡單啫…我覺得，但係佢都未可以接受到，不過接受嘅意思即係，一年一次…算啦，等你啲青年人，俾個機會你…咁解啫，不過你一個月一次就係同你死過。

訪：不過青年人同樣係想搵多啲佢哋自己嘅空間？

葉：青年人就梗係想有啦，不過聖公會始終都係一個禮儀教會，始終佢哋個教會有個模式咁，我哋禮拜堂始終都有個 pattern。呢個都係我哋點解吸引人嘅地方啦，因為我哋付出代價就係啲人走咗，即係未必適應到佢咪走囉。但係都吸引到一啲人嘅地方就係，我哋有比較堅持守我哋傳統，呢個傳統就成為咗我哋嘅特色呀嘛。你話你依家嗰啲教會究竟有咩特色啲，間間堂都係咁上下，個個都搖頭擺腦呀咁…敬拜讚美咁。聖公會禮儀就係佢嘅特色，有啲人喜歡禮儀嘅…喜歡 order 嘅，咁佢咪嚟囉，咁咪吸引到呢班人囉。如果你唔得嘅，你走就係我哋付出嘅代價啦，但係冇理由有一個崇拜模式係可以 please everybody 㗎嘛。咁有啲人咪話搞兩堂囉，一堂禮儀、傳統，一堂唔傳統啦咁，咁過 10 年 8 年你就有傳統㗎啦，就淨番最新嗰個啦。因為啲人通常呢就唔識你咩叫傳統㗎啦嘛，咁所以我哋都係 insist 呢一樣嘢。我哋就會覺得出面教會咁做呢，將來會付代價㗎。依家後生仔，你俾佢有敬拜讚美…或者另外一款新嘅崇拜…唔緊要，佢哋好 happy。呢班老人家呢…可能我滿足你…成年人我搞傳統。過多 20 年呢班後生仔呢，因為佢再[响]下面梗係用呢隻新㗎啦，佢再上就有咗個傳統㗎喇，咁[我]哋教會咪變囉，成個教會特性喺邊啊？咁你 uphold 緊啲咩啲？你有嘢 uphold 緊，你咪成個教會轉變晒。咁所以我哋依家 uphold 緊我哋傳統，呢個先係我哋特色呀嘛。咁依家嘅青年人唔係唔鍾意傳統，如果唔係都走咗好耐啦，但係你都希望俾番啲空間佢哋，即係你鍾意夾 band…啊唱啲 folk song 呀…咁，你都唔可以話唔准咁樣㗎

嘛，你都俾個空間佢哋，讓佢哋大堂同啲教友一齊分享嘅意思啦咁，佢就覺得教會 appreciate 佢哋咁。

訪：咁我諗成[間]士提反堂都做到呢個空間？

葉：我哋就包容啲嘅，意思即係我哋可以接受唔同形式嘅嘢。咁即係有啲事我都未必接受，但係 overall 嚟講呢，我哋都包容少少啦，大部份嘅教友都包容嘅，先可以接納到佢哋㗎嘛。

訪：即係可能未必將啲嘢睇得咁極端？

葉：係呀大部份嘅教友都唔會 judge 嘅，我覺得係咁啦，不過你有個別教友有啲嘅諗法你都唔可以制止佢嘅。所以呢都係仲有好大 potential 嘅，個發展空間同佢能力仲可以再進一步都得嘅。

訪：所以嘅 outreach 就唔淨係牧者同同工，就去到其他教友？

葉：唔好話 outreach 啦，個牧養都好緊要啦。聖士提反堂關心佢哋啦，即係聖士提反堂都有佢嘅資源啦，起碼我哋有個關懷主任，唔係間間堂都有㗎嘛。仲有個社工喺度幫吓手啊咁樣，咁唔係間間堂都有嘅，咁特登請個關懷主任返嚟做關懷，你不如請個傳道好過啦…傳福音好過啦，唔好睇咗個人啊，係咪？做咩做呢啲關懷嘅嘢啫？但我哋就注重呢一樣嘅關懷工作，即係你入咗禮拜堂就唔係只係『由佢啦，你自己搞啦！查經日日查經得啦！』咁。人係好多問題，佢好多需要㗎嘛，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喺個信仰裏面呢係去實踐出嚟囉。

...

(訪問完)